

演唱丛书

报 考



36.267

报 考

本社 编

•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62 1/32 印张：2 字数：40千

1976年11月第一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250册

统一书号：10089·141 每册：0.17元

目 录

报考（二人台） 黄积录（1）

巧相逢（二人台） 李廷舫（21）

煤油不是酒（独幕剧） 马力和（38）

报 考

(二人台)

黄 积 录

时 间 一九七七年初夏。

地 点 河套某农村。

人 物

虎旦 男，十四岁。(简称虎)

爸爸 男，五十五岁，生产队长，虎旦的爸爸。(简称爸)

妈妈 女，五十岁，虎旦妈。(简称妈)

金梅 女，二十五岁，虎旦姐。(简称梅)

〔二人台音乐声中幕启。朴素整洁的农民家景：一盂炕，一个木桌，桌上有简单陈设。墙上挂白衬衣、书包。右后角一门通里屋。〕

〔虎旦挑水桶，高兴地边歌边舞上场。〕

虎 (唱) 燕雀雀落在个房檐上，

喜事一桩又一桩。

爸爸让我去报考，

高兴的我呀，

心窝里开出万朵朝阳阳。

华主席粉碎“四人帮”，

阵阵凯歌传四方。
毛主席教育路线又落实，
校园里，齐格蹭蹭、阳格腾腾、
干干净净、明晃晃来亮堂堂。
老师们，认真教学人人敬，
同学们，刻苦学习受夸奖。

〔远处传来清脆急迫的钟声。〕

恨不得插翅飞到学校里。

学一身本领献给党！

妈！（边喊边进屋，放下水桶）

〔妈妈边剥葱边从里屋走出。〕

妈 虎旦，甜菜试验田里打完药啦？

虎 打完了。

妈 水加够了没？

虎 加够了。

妈 药调匀了没？

虎 调匀了。（掏出纸条）我照哥哥写下的条条，百分之二的敌敌畏，挂斤秤兑的水，喷药又匀又细，保险不会出问题！

妈 这就好！（旁白）虎旦初中毕业，他爹想让他去考高中。我看呀，虎旦文化不高，干营生精机伶俐，又跟上大人顶班下地，又帮我喂猪担水，真舍得卖力气，娃娃虽小，事事有主意，是个好样的！哈……

虎 妈！

妈 唉！

虎 我去报考高中呀！

妈 甚？

虎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，我到高中继续学习，将来——

妈 这是谁的馊点子，是不是你爹的主意？

虎 我想去，爹同意，姐夫姐姐都催我去考，哥哥嫂嫂都想让我再去学习。

妈 虎旦，你可不要胡思乱想，队里劳力少，营生这么忙，你爹又是队长，成天不着家，你还得给妈把手帮。

虎 妈，放学回来我——

妈 虎旦，听妈的，妈妈是甜菜组长，今年要来它个甜菜大丰收，支援国家理应当。你一走，谁给妈打里照外，跑跑逛逛！

虎 爹说让我去念书，再给你们甜菜小组抽调一个大人。

妈 虎旦，听妈的话，你去念书，人家还以为虎旦受不下苦，临阵脱逃，叫人家笑话，快去帮你哥哥到东面的甜菜地里打药去哇！

〔虎旦不想走〕。

妈 虎子，快去，听你爹说，今天有好几个公社的代表来参观咱们队的甜菜呢，去，快去！

〔虎旦不高兴地担桶下。〕

妈 虎旦，你安心干营生，不要听你爹瞎折腾！

（唱）缝口袋用不着绣花针，

种地用不着请书生，

庄禾人干的是力气活，

只要舍力谁也行。

〔妈边剥葱边进里屋。〕

〔爸担桶上。〕

爸 （转身喊）虎旦，快点回来我送你报考去！

〔幕后：唉！

虎旦他妈呀，真糊涂！

（唱）土坷垃垒不起千层楼，

盆盆里栽不出万年松，

没有科学和文化呀，

四个现代化一场空！

〔爸爸进屋放桶，妈妈听到放桶声，误认为虎旦返回。

妈 桶咋又回来了？灰小子呀真是个灰小子！

〔妈妈出门，看见是老伴，不好意思地。

爸 桶咋又走了？灰女子呀真是个灰女子！

〔二人互相瞪了一眼。

妈 你怎么把桶担回来了？虎旦呢？

爸 去供销社了。

妈 啊呀，我忙得头捣蒜哩，他才给我闲圪转哩，快快快，快去给我吼一吼！

爸 刀刀刃上赛跑哩，说了个玄！

妈 别人下地大干，队长的小子圪转，你不怕人家说闲话！

爸 虎旦到供销社买钢笔去了。为了四个现代化，报考高中学文化，这样好的事情谁敢说闲话？

妈 半夜想起个朝南睡，尽是你的馊主意！

爸 虎旦心强，自个儿早有主张，年岁又小，干营生身子还不硬梆，将来实现四个现代化，更需要他们学科学学文化，把重任担当。眼看着猴小子成了文盲，娘老子是甚心肠？

妈 已经初中毕业，咋能成了文盲？

爸 哪能只听虚名，瓜好瓜赖，总不能光看皮皮不看瓢瓢！
妈 瓢瓢又怎么样？

爸 和他哥嫂比，一个在地下，一个在天上，都是初中毕业，
完全是两个样样！

（唱）若提起他哥嫂文贵和书香，
六五年初中毕业务农回乡，
看年龄也十四和虎旦相仿，
论本事比虎旦样样都强。
文化好手也巧能写会算，
满村村大人娃娃谁不夸奖！
领社员学毛选不打圪坑，
心里象有盏金灯闪闪放光。
施化肥用农药样样开窍，
灭虫害育良种都不外行，
打算盘噼噼啪啪分厘不差，
提起笔出啦啦一篇文章。

（白）虎旦可就差下没远近啦！

（韵白）他这个中学生徒有虚名，
一提笔满头汗手抖心慌，
打算盘把丰收打成欠产，
本来有一堆粮算成没粮，
念报纸坑坑巴巴又蒙又猜，
写封信把红糖写成红糠，
“四人帮”害得他们没学好功课，
咱不能再让虎旦误过时光！

妈 我看就算了哇，七十二行，农家为王，庄禾人嘛，学多

少为够，又不是成天算数数与文章！

爸 人家谁跟你一样！（掏烟袋时带出一封信来）这不，他！
姐夫刚刚又来信了，准是又劝虎旦报考，偏偏你这当妈
妈的，一脑子糊涂思想！

妈 算了算了，我们甜菜小组营生这么忙，尽是老婆儿，虎
旦一走，谁给我跑跑逛逛！（抢过信压到毡下）

爸 抽出虎旦，再给你们添一个抗硬人。

妈 虎旦就挺抗硬，你不要抽虎旦，我也不要别人！

爸 不行，劳力要重新调整。

妈 调整？

爸 可不，咱们队的虎旦、铁旦、宝宝，毛眼子、英英、巧
巧，我动员他们都去报考！

妈 （吃惊地）抽这么多人，队里能忙得过来？

爸 不搞机械化多会儿也忙不过来！八〇年基本机械化，八
五年整个机械化，将来呀，自动化、电气化、水利化、
良种化，还有好多“化”哩！

（唱）看将来，实现四个现代化，
战旗下，一歌唱红万朵花；
到那时，耕地全盘自动化，
突突突，春风铁牛迎朝霞；
到那时，农村实现电气化，
幸福光，象银河的繁星撒万家；
到那时，龙王爷全听咱的话，
甘泉水，浇得铁树开了花；
到那时，电视机上看天下，
再听听，五洲的喜鹊叫喳喳。

上北京，咱亲手向华主席献金果，
老两口，坐上那明圪灿灿、软圪颤颤、又稳又平、
快如追风的板蛤蟆！哈……

你说说，没有科学文化怎么“化”？不让他们去学习，
谁来“化”？

妈 眼下这么多学生娃娃一走，我就怕劳力调不过来，我就
怕生产受影响，我就怕你这个队长不好当，我就怕——
爸 怕，怕，怕，你是甚也怕！拌拌汤怕焖成焖饭，养鸭子
怕下下鸡蛋，煮饺子怕把锅底打烂，烧开水怕糊巴烟窜！

妈 死老汉，专意给我胀气哩！

爸 哈……把脑子胀大就想得多了，把眼睛胀大就看得远了！

妈 依我看，文化低干个粗活也一样，他总不能把三八算成
二十五，黍子认成高粱！庄禾人嘛，睁开眼就行，不强
求那么多大学问！

爸 你呀！

妈 我咋了？

爸 你是近视眼喝拌汤，光瞅见鼻子底下几个圪蛋蛋。

妈 死老汉真犟，我偏不让虎旦上学，看你怎么样！（气坐
一旁）

爸 啊呀，紧说吃焖饭，你倒上来汤了！（故意和妈妈背靠
背坐下）我偏要送虎旦上学，看你怎么样！

妈 虎旦是甜菜小组的组员，我是组长，由我管！

爸 你是社员，我是队长，由我管！

妈 这事用不着你管！

爸 这事就得我管！

妈 我看你管！

爸 肯定要管！

妈 虎旦一走，甜菜组劳力不够！

爸 队委会早有研究，不用你发愁！

妈 家里谁担水？

爸 我担。

妈 谁喂猪？

爸 你喂。

妈 谁喂羊？

爸 你喂。

妈 谁喂鸡？

爸 你喂。

妈 谁做饭？

爸 你做。

妈 做熟饭——

爸 都吃！

〔虎旦急上，进屋，误会地。〕

虎 我不吃了，刚在哥哥家吃的饭。

〔老两口不好意思地走开。〕

爸 （掩饰地）虎旦他妈，腰疼就上炕躺一躺，尽管靠住人顶甚用！

虎 爹，我买了一支新钢笔。

妈 种地买上钢笔做甚？

虎 妈，等我学好了开机器种地。

爸 （对妈）你呀——

妈 我又咋了？

爸 大伙儿盼的是拖拉机、播种机、收割机、脱粒机、挖渠

机、平地机、碾米机、磨粉机、打草机，粉碎机，还有那电子计算机！

（唱）直楞楞堰子棋盘盘地，
田园处处飘战旗，
春种秋收犁耨耙挖渠打堰子平整地，
全都要用上拖拉机，
电力排灌人降雨，
除草灭虫用飞机，
看河套，金波绿浪八百里，
咱就象，大步跨上了登天梯。

你呀，光看见个缝纫机，噢，还有几个下蛋老草鸡！

妈 快不要呱说六道了，虎旦，走！

虎 妈，干甚去呀？

妈 东面的甜菜地里还没有打完药就回来了，你说干甚呀！

爸 虎旦，来！（取下白衬衣给虎旦穿）

〔妈妈抢走白衬衣进里屋。

爸 虎旦，端烙饼去！

〔虎旦进里屋端出一个大烙饼递给爸爸。

〔妈妈从里屋出来。从爸爸手中抢烙饼时抢走了半个。

爸 （故意地）半个也够了。

妈 虎旦，担水去！

虎 还有一大瓮。

妈 喂猪去！

虎 喂过时间不大。

妈 你去盹一盹，水下来了淌甜菜！

爸 明天放水。

〔妈妈使眼色让虎旦进里屋，爸爸使眼色不让虎旦进里屋，虎旦为难地。〕

妈 虎旦，你来！（进里屋）

爸 虎旦，你来！（从毡下取信递给虎旦）

〔里屋：虎旦！〕

虎 唉！（欲走）

爸 忙的哩，顾不上！

〔虎旦正要看信，妈妈从里屋走出，爸爸使眼色，虎旦将信装进衣袋。〕

妈 光担回桶就没事了！喷雾器呢？

〔虎旦突然想起欲下，爸爸跟出门。〕

爸 虎旦，把喷雾器送给你哥哥，快点儿回来我送你——

虎 唉！（跑下）

妈 你倒送了个容易！

爸 你这个甜菜组长呀——

妈 甜菜组长又咋了？

爸 各方面都挺好，就是眼睛近视，嘴爱叨叨！

妈 你这个犟脖子呀！

（唱）说你犟呀实在犟，

吃辣子还要喝胡椒汤，

虎旦报考一上学，

家里呀，拣粪、掏菜、担水、扫院、搂柴、喂猪、装油、打醋……这么多的营生谁给我帮？

虎旦他爹，

队里的营生这么忙，

乱抽劳力不应当，

你再好好想一想，

可不要下雨扬场、沙圪梁上盖房你瞎主张！

（白）再说，缝纫机又坏了，我还得给你们一针一线的缝补衣裳，虎旦一走，这个家叫我咋当！

爸 缝纫机坏了你咋不修一修？

妈 不会哇！

爸 不是有个说明书嘛，你照上修哇嘛！

妈 专意给我胀气哩，我会修倒不为难了。

爸 新买来的柴油机喷雾器好好的，一点也没坏，你们咋不用？硬用那个旧的，走几步就得打一回气。（学妈）专意给我胀气哩！

妈 我不会用哇！

爸 照上说明书用了哇！

妈 你倒说了个容易，大小是个机器，哪能不学就会，要想用呀，可得好好学习。

爸 （学妈的腔调）七十二行，农家为王，庄禾人嘛，学多少为够——

妈 你——

爸 （学妈腔调）庄禾人嘛，睁开眼就行，不强求那么多大学问！

〔虎旦拿黄了叶子的甜菜急上，进屋。〕

妈 你你——虎旦，甜菜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

爸 哪块地的甜菜死了？

虎 我喷过药的五亩试验田都死了。

妈 啊？都死了？

爸 你喷的甚药？

虎 敌敌畏。

妈 是不是药量太大？

虎 不大。

爸 是不是水兑的少了？

虎 （掏纸条时，带出信落在地上，妈拣起）

我照哥哥写下的条条，不多不少正好好，百分之二的敌敌畏，过秤兑的水。

妈 （生气地）好好的甜菜，你打完药就死了，明明是你打死了，你，你给我干下个甚！

爸 （焦急地）我去瞧瞧。（急下）

妈 （气极地）死掉五亩甜菜，白撒了多少化肥？白费了多少工？白流了多少汗？白操了多少心？国家损失了多少？集体损失了多少？（夺回虎旦手中的甜菜）今天参观团来了叫人家看甚？你还要报考中学，不怕败兴！不嫌脸红！

（唱）念书念下个半瓶醋，

干营生不如个大老粗，

你你你，哎！

打死甜菜好几亩，

哪有脸皮子再念书！

虎 （想不通）妈，我照哥哥写下的条条打的药，一点儿也没错呀！

妈 你没错是谁错了？莫非是甜菜死错了？

虎 要不，就是哥哥写错了。

妈 你哥哥文化又好又细心，多会儿写错过！是不是你认不

得字胡诌哩？

虎 条条上的这些字我都认识。

妈 （想起手中信）是不是你看错条条了？你看这个条条上写的甚？

〔虎旦接过信，神色大变。

妈 咋说，我知道就是你看错了，还不认帐，你还不给我滚！

〔虎旦落泪抽泣。

妈 哭甚哩，不嫌丢人！咋了，咋了，冤枉了你啦？走，到甜菜地哭去！（拉虎旦）

虎 妈，这个条条是姐夫来的信。

妈 信咋了？

虎 ……

妈 （奇怪地）信上说的甚？

虎 （将信攥成一团）姐姐她——

妈 （焦急地）她咋了？她咋了？

虎 姐姐掉到黄河了——（抽泣）

妈 啊？！

〔妈妈猛一惊，神情异变，打了个趔趄，昏倒在地上。

急促的音乐声起。

虎 （惊叫）妈！妈！……

〔虎旦欲扶妈妈上床，叫不醒，扶不动，跑出门喊爸爸。
爸爸急上。

爸 咋了？

虎 爹，我妈她——（哽咽）

爸 你妈又咋了？

虎 她，她——

爸 她又咋了？

虎 妈妈昏过去了。

〔二人进屋急呼。

爸 虎旦她妈！虎旦她妈！……

虎 妈妈，妈妈！……

〔爸爸急速脱去自己半披半穿的上衣时，一只袖子翻出了里子，将上衣扔到桌上后，二人将妈妈抬到床上；爸爸解下妈妈的围裙往桌上一扔，正好盖到上衣上；爸爸迅速从里屋端出脸盆，用毛巾蘸冷水后盖到妈妈脸上，又倒水正要给妈妈灌水，妈妈醒过来了，用手揭去了脸上的毛巾；爸爸和虎旦将妈妈扶坐在床上，将水灌下。妈呆坐不语。

爸 （摸不着头脑地）虎旦，咋回事？

虎 （抽泣）我姐姐她——

爸 （奇怪地）你金梅姐又咋了？

虎 她，她，她掉到黄河了……（哽咽）

爸 （大惊）谁说的？

虎 我姐夫来信了。（掏出信）

爸 （接过信看不懂，又递给虎旦）信上是咋说的，虎旦，你念念。

虎 这不是：“金梅掉到黄河，公社让我赶快去料理一下家……”

〔爸爸一惊，心急如火，又不知所措，拿桌上衣服时，误拿盖在上衣上的花围裙快步出门，边走边穿，数次穿不上才发现拿的并非上衣，急进屋扔下围裙，一把抓起上衣返身急走，一脚刚出门，突然妈妈一声哭